

以我初心 永念党恩

□刘海青

华灯上,夜晴朗,满腔的肺腑之言,一直想着伟大的党始终以信仰之光带来百年巨变的神韵方能否畅叙筑梦路上那一幕幕令世界震撼、让百姓感动的衷肠?

放眼望,茫茫宇宙繁星闪烁;抬头看,巍巍华夏如诗如画;迈步走,泱泱大国气势恢宏。

记忆犹新处,方能初心悟。1921年7月1日,隆隆炮火、滚滚硝烟映照着镰刀斧头,救人民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如同一道闪电划破苍穹应运而生。是她,把鲜红血迹印在了那一面旗帜上;是她,将毕生信仰刻在了那一艘画肪上;是她,把英雄气概镶在了那一座丰碑上。

侧耳倾听中,才知责任重。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情碾碎旧的封建主义。共产党如一盏明灯,像初升的朝阳,冲破漫漫长夜的黑暗,给沉睡的大地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是她,带领千疮百孔的中国走过百年的风风雨雨;是她,率领苦不堪言的人民越过百年的坎坎坷坷;是她,引领山河哭泣的神州跨过百年的浩浩荡荡。

思绪回望间,深知令如山。忘不了,心怀使命的热血青年抗日救国,是一位位共产党人站在第一线,声嘶力竭地喊“跟我上”,人民子弟兵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向前冲;忘不了,百年来的祖国建设、改革开放,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兢兢业业、刻苦肯干,挺直中华民族的脊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忘不了,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为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祖国强大,纷纷主动请缨,愿为祖国牺牲,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主题党日那天,戴着崭新的党徽,面对鲜红的党旗,近百名党员举起右手宣誓……一声声誓言铿锵,一句句承诺庄严,让人顿感血管在膨胀、血液在沸腾。同样,当静坐桌前翻阅百年党史时,尽管已有20年的党龄,可引吭高歌的心依然难以掩饰。

如果不是翻阅党史学习,可能不知道参与西藏扶贫的洛措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为了说服扶贫对象搬迁,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如果不是观看党史电影,很难知晓“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去世前的伟大故事;如果不是撰写心得体会,不会知道港珠澳大桥总工

程师林鸣从48岁到60岁,见证的不仅仅是大桥的完善,更见证了祖国的日益强大、共产党员的率先垂范……还有我泱泱大国的航天、航母等国之重器,真可谓是:厉害了,我的国!向您致敬,我敬重一生的党!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让人心潮澎湃、为之动容!因为那是由一个个特征鲜明的“红色细胞”组成,进而形成了可以长久涵养后人的精神食粮。

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映照着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信念、不屈的毅力意志;建设时期的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见证着共产党人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崇高境界;改革时期的女排精神、孔繁森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等,昭示着共产党人勇于开拓、追求卓越的爱国情操!

我敬重一生的党,让东方的那一抹鲜红永远照耀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每一条河流中、每一个角落里,给小草以生命,给鲜花以娇艳,给树木以成长,虽经千难依旧前仆后继,虽历万险依然锲而不舍,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一片繁荣的景象。奔跑在路上,瞧那满眼的中国创造,能不让国人信心倍增?昨日的茅椽瓦舍已被今天的林立楼宇取代。穿行在途中,听那满口的中国故事,能不让国人备受鼓舞和激励?昔日的穷乡僻壤,而今繁花似锦、五谷满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共产党人有一代共产党人的职责使命。步入服务退役军人的岗位已有1200余天,与那些看着普通却不平庸、将一生献给伟大的党、可爱可敬的“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相比,自己更应该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干起,在新的舞台上努力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重任担当。无论身在何处,党永远是我们可靠的港湾、幸福的源头、奋斗的力量。

身为年轻党员,虽未曾亲眼目睹昔日共产党人用滴滴鲜血染红旗帜,未曾亲耳听到那句句誓言传遍山川,但应该牢牢把握好给予的新使命,将壮志豪情转化为拼搏的动力引擎,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浪淘沙·颂党恩(外一首)

□张兆阁

华夏恰时艰,赤焰燎燃。出生入死战凶顽。

北国南疆传捷报,换了人间。

百载路弥坚,大局安澜。沧桑历尽梦终圆。

亿万庶民争笑悦,舜日尧天。

五绝·香港咏

美景香江醉,荆花分外芳。

回归归正道,协力创辉煌。

母亲的蔬菜

□赵 琳

母亲又让人给我捎来了蔬菜。袋子里的蔬菜嫩绿水灵,可爱极了,一看就有胃口。

母亲已经83岁了,仍然住在农村老家的院子里。她住惯了农家院,没特殊情况,哪儿也不去。

因年迈体衰,无力耕种,在我们的强烈建议下,责任田早已承包给了街坊。在黄土地上干了一辈子的母亲失去了土地,就好像丢了魂似的,开始失落和烦躁,经常怅然若失,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转圈圈。后来,她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她把院子里的杂物清理了一下,在院子里开了一片荒地。她驱动着衰老的身躯,用铁锹、铲子等在院子里整出一片平整松软而肥沃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种了几样蔬菜。于是,冬春的香菜、菠菜,夏天的黄瓜、豆角,秋天的茄子等新鲜蔬菜便长势喜人地招摇在母亲的院子里,让小院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农家的情调。我每一次回家,母亲都会兴奋地跑到她的菜畦里,高兴地用她亲手种出来的蔬菜给我做饭,临走时还要让我拿一些,用干净的袋子装好放到车上,并强调:“吃吧,回去让孩子们也吃点,这是我种的,没打农药,是绿色食品。”那语气充满了幸福和自豪,还用“绿色食品”这样的时髦词汇来夸耀她的蔬菜。有时候,菜畦里的菜长得快了,她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回老家拿菜。如果我忙得回不去,她就让人给我捎到县城来。这不,老母亲的蔬菜又来了。

看到母亲捎来的蔬菜,我仿佛看到了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那一脸装满沧桑的皱纹、那衰老却依然勤劳不息的身躯;看到母亲捎来的蔬菜,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母亲在油灯下纺花织布的身影;看到母亲捎来的蔬菜,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在责任田里辛勤劳作的身影。这一袋蔬菜是一颗不甘老去的心,是比天还高、比地还厚的让天下赤子感动不已又承载不起的母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等待被人采摘

□曹阳旭

—

地处滑州福地一隅,置身北郊沙岗之上,定位森林公园之中,沿文明大道直行,顺坡下道右拐,前行。

不开导航的时候,心灵会约定一个地方,让你遇见,一片苍郁密林,深深深几许,几只翻飞鸟雀,鸣鸣鸣几声。平添几分清幽给旅程,又加些许清爽给心情,让落寞时有了休憩之地,热闹时有了放松之所。

二

隔一道用竹竿围成菱形的篱色墙,有红花探出头来笑看过往,有绿枝伸出手臂挥舞热情,曲径通幽处的诗意在脚下延伸,禅房花木深的意境在心里跌宕,一处葱郁的桑园就在身旁。

说远,离县城也就箭遥之地;说近,箭遥之地却从未被光临。在这不远不近的边缘,抬手牵起城镇的繁华与热闹,转身回归田园的质朴与安稳。

桑园,不能舍弃尘世喧嚣,又能放下红尘牵绊,进退自如,拿起放下,历练生命的底蕴,磨炼人生的宽广,如静观其变的睿智,似难得糊涂的豁达。

三

故乡在左,桑园在右。

沿着时间的脉络,爬树摘果子的童年在故园的影像里回放,记忆的底片是如此清晰,往事历历在目,思潮起伏伏。

谁用被桑葚染成紫色的嘴唇吹出一串连绵的音符,将快乐置于桑园上方。

被桑葚颠倒的牙齿嚼着甜甜的笑声,绕过炊烟,忘了时间。

穿过桑园的茂密,踩着月光奔跑的少年,收拾时光,打包行囊,走向远方。

回不去的童年在桑园里苏醒,忘不掉的曾经被桑葚的酸甜击中,历经万水千山的心情在踏入桑园的那一刻恢复平静。

四

走进五月,风动浓荫,夏日悠长。

桑葚从绿叶掩映间悄悄探出头,看看风,听风说农事的繁忙;看看雨,听雨说今夏的收成。

风调雨顺的节令,小麦灌浆;阳光充沛的小满,麦穗饱胀;站在地头的农人转身走进桑园,砍一根桑枝做成桑杈,将等待收获的过程变成打磨一件农具的时光。

摘下一捧新鲜桑葚,装入纯粮酿造的白酒坛中,密闭封存,让桑葚的酸甜遇见酒精的激情,酝酿一季幸福的味道,去抚慰一季辛劳的耕耘。

当桑杈将收割的麦穗高高挑起,反复接受阳光的洗礼;当丰收的麦粒铺满晒场,接受阳光的慰藉,横坐在桑杈上歇息的农人,背靠着麦秸垛,犹如接受朝拜的君王,端过一杯浸泡着桑葚的酒,细细咀嚼生活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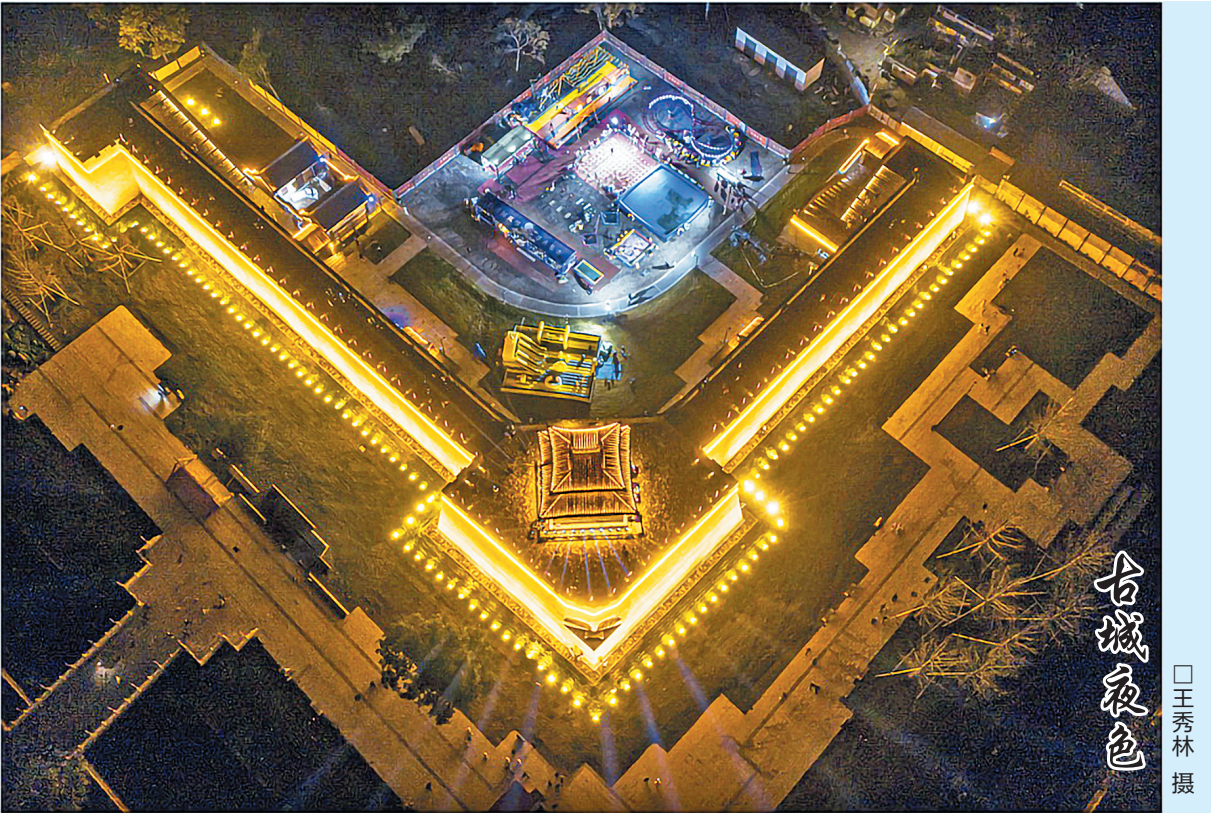
五

桑园太小,不够采摘那么多的时光。

桑园又太大,承载了五月的修辞和一季收获的篇章。纵使故乡容不下肉体,他乡容不下灵魂,也要种一段诗情在桑园之中,结出皓月的华彩,讲述故园之恋。

夏来了。桑葚挂满枝头,把骨髓抽干,为蓝天增添一抹紫红。

桑葚,面朝土地,背负苍天,还在等待被人采摘……



□王秀林 摄

雨后听蝉鸣

□桑明庆

傍晚时分,大雨停了,天地间到处湿漉漉的,真是一个水里打捞上来的世界。

小院墙角,那棵高大威武的椿树被雨水冲洗后,主干和分支的颜色都增加了几分深沉和厚重,原来灰褐色的树皮变成了黑褐色,像是生铁铸就的一样,给人坚毅顽强的感觉。枝头密密匝匝的叶子经历了雨水的沐浴后,显得更加翠绿。此时,那浓密的叶子正滴滴答答不停地滴水,像女人刚刚洗过的头发一样。

突然,枝头传来一阵蝉鸣声,声音不是太大,像是试探性地在叫。声音很稚嫩,好像嗓子还没有发育成熟,这大概是一只幼蝉。蝉鸣声拖得很长且音调平稳,大约一分钟后停止了。这时,又一阵蝉鸣

声响起,与前面的叫声不同,它圆润、饱满、嘹亮,是放开了嗓门肆无忌惮地在叫,充满了整个院子。这一定是一只年轻且肺活量很大的蝉。想必这是一对“蝉兄弟”吧。“吱吱”的叫声像是有节拍和音节一样,一会儿平稳,一会儿由小变大,一会儿又由大变小。真是有趣,这只“蝉哥哥”好像学过声乐,要不怎么能鸣叫出如此行云流水般的声音呢。

“蝉哥哥”“吱吱”的鸣叫声刚结束,“蝉弟弟”“啾啾”的鸣叫声就开始了,真是“哥”方唱罢“弟”登场。这次“蝉弟弟”的叫声与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了,没有了试探性,也放开手脚,而且还叫出了花样,先是“啾啾”极短,而后拖长音“啾——啾”,突然又中断几秒钟,再“啾啾”极短,再拖长音“啾——啾”,中间声音由小到大,大

的声音坚持一段时间,再逐渐变小,最后停止,整个过程像是画了一个圆圈。看来“蝉弟弟”是一个活泼可爱好学的孩子,正在努力向“蝉哥哥”学习。

最有趣的是“蝉兄弟”对唱。先是“蝉弟弟”的“啾啾”声很短,“蝉哥哥”的“吱吱”声也很短,接着“啾啾”声变长,“吱吱”声也变长。有时“蝉弟弟”好像故意降低嗓门儿,“蝉哥哥”则用高八度的声音来配合,这一低一高的鸣叫声像是对“蝉兄弟”在开玩笑。可以想象,此时,“蝉弟弟”一定摇头晃脑,一脸的怪模怪样,“蝉哥哥”则昂头挺胸,架子十足,像是一位学问博大的老学究。有时“蝉哥哥”拖长音,“蝉弟弟”则顽皮地用几个短音附和。有时“蝉哥哥”还没有停止,“蝉弟弟”就急不可耐地唱了起来,这时“蝉哥哥”会用比高

呼啸而来的幸福

□邵留娣

有些幸福是呼啸着到来的。

比如这个夏日,火红的石榴花和一名“老铁路”的目光萦绕着,追随着那一列“世界第一时速”的高铁,看它挟裹着幸福的冲击波,呼啸着扑向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在豫北滑县千年古镇道口,道口曾是烟波舟楫、帆影桅杆的大运河水乡。但今天,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大水汤汤的运河,而是迅疾开通的济郑高铁滑浚站。

我是大运河水养育长大的道口籍人,还是30年郑州铁路的机务人。滑浚站正式运营,带给我的多重身份叠加的综合感受,是关于故乡运河与火车的思绪潮涌……

层层叠叠、无休无止的时间浪奔中,透过岁月激荡的浪花,回望100多年前,英意联手的福公司为快速掠夺豫西无烟优质煤炭“香炸”到英国,于1902年7月在未经清政府正式签约批准的情况下,公然在道口开工修筑道清(道口到博爱县清

化镇煤矿)铁路,后因费用不支,从利益考量,靠列强外交,迫使清政府买下了该铁路。

1907年3月,从道口三里湾开出了第一列火车。这是风雨飘摇的晚清,也是千年古镇道口伸出的中国较早的铁路,也是河南境内第一条铁路!

尤令我五味杂陈的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曾于1905年受清廷委派,到道口对福公司进行勘察,对已修建的铁路及车辆等设备进行核价评估……可以说,道清铁路的每一寸钢轨、每一颗道钉都写满了列强掠夺的罪恶。中国铁路之父与亿万中国百姓一样,饱受着弱国无外交的民族屈辱。

泛黄的图文、幽幽的资料,诉说着千年古镇道口水陆交通的便捷和优越,也诉说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国力孱弱之悲情。我的父母出生的年代,道清铁路被毁,昙花一现的道口三里湾火车站再也没有喷着浓重白烟的火车嘶鸣着远走的身影。大运河在连续航运1800年之后,到了我刚刚记事的20世纪70年代,日渐式

微,帆船隐遁,船工上岸,航运社改换了门厅。

若干年后,我懵懂着进入了郑州铁路,数万次经过铁路道口。闪烁的信号灯、挥动的彩色旗,丰富着铁路职业者的感官神经。自2008年以来,我亲历了中国铁路六次大提速,目睹了中国高铁的触角伸向荒山大漠、峡谷激流,见证了中国高速铁路网运营4万公里。我进出过无数的车站和月台,借由高铁和火车,北抵极夜炫光的漠河,南至全球唯一的环岛高铁之所在海南,自豪而光荣地驰骋于万里铁路上。

可是,闲暇之余,我想到故乡,曾经那样历史文化深厚、经济繁荣的豫北码头和粮仓竟然一直没有铁路。

蒙天不负,2016年,济郑高铁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河南“米”字形高铁的一撇得以伸出,滑县道口将设车站。

征地了,动土了,基墩冒出地面了,滑浚站有模有样了……历时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历时6年望眼欲穿的期盼,2022年5月底,济郑高铁濮郑段通车!一